

現代初中教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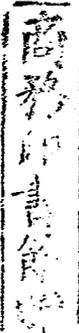
國 文

第五冊

編輯者 莊 適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現代初中教科書 **國文第五冊目錄**



一	陳代章	一
二	鶴歎	三
三	與韓荊州書	三
四	書魯亮儕	七
五	送薛存義之任序	一〇
六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	一一
七	有木詩	一三
八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一四
九	諱辯	一六
一〇	原毀	一八

一	論語辨二篇	二一
二	季氏將伐顛與章	二三
三	縛雞行	二五
四	蟲鳴	二五
五	題玉露禪院	二六
六	邴原別傳	二七
七	師說(韓文)	三〇
八	師說(湯文)	三二
九	答孫生書	三四
一〇	求古齋記	三五

目錄

二一	農詩……………	三八	三三	遊鹽原記……………	七七
二二	訓儉示康……………	四〇	三四	計甫草中州集序……………	七九
二三	先妣事略……………	四五	三五	愚溪詩序……………	八二
二四	蓼我篇……………	四八	三六	把酒問月……………	八四
二五	書邱義龍事……………	五〇	三七	王冕傳……………	八五
二六	慈烏夜啼……………	五三	三八	病梅館記……………	八九
二七	李密陳情……………	五四	三九	竹溪記……………	九〇
二八	觸龍說趙太后……………	五七	四〇	畫竹歌……………	九三
二九	信陵君傳……………	六〇	四一	畫記……………	九四
三〇	信陵君頌……………	七一	四二	馮諼爲孟嘗君市義……………	九七
三一	夷門歌……………	七二	四三	雪籬……………	一〇〇
三二	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七三	四四	村居苦寒……………	一〇五

現代初中教科書 國文第五冊

一 陳代章

孟子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

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一) 人姓名，孟子弟子也。(二) 義同殆。(三) 狹小之意。(四) 記載之書。(五) 枉，屈也，直，伸也。

枉尺直尋，言所屈者小，所伸者大，欲使孟子屈己以伸道也。(六) 虞人，守苑囿之吏，旌以招大夫，虞

人不敢當，故不至也。(七) 志士，守義之人；志士處窮，常念即死無棺槨，尸棄溝壑，亦不之恨。勇士，義

勇之人，元首也；勇士常念苟合於義，雖喪首不顧也。此二語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八) 言孔子取

其能守死善道非禮招己而不往也。(九) 王良，善御者也。嬖奚，嬖幸之臣名奚也。與乘，爲之御也。

(十) 技藝鄙陋之工師。(十一) 請復與乘也。(十二) 專爲汝御也。(十三) 範，我馳驅，以法度御

車也，詭遇，不正以遇禽也，言奚不善射，以法御車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十四) 語見詩小雅

車攻，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發矢如椎破物也。(十五) 阿比也。(十六) 猶言子如何使

我枉道而從彼驕慢之諸侯也。

## 二 鶴歎

蘇軾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脰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一) 鵬，鴞之異名。賈誼鵬賦：「鵬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二) 四句假作鶴語。

(三) 鳴貌。(四) 禮儒行：「其難進而易退者，粥粥若無能也。」

## 三 與韓荆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

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侷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於造化，學究於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

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盡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墨，兼人書之，然後退歸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一) 韓荆州，唐長安人韓朝宗也，當玄宗時，爲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故李白上書自薦。(二) 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三) 漢李膺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四)

指士之優秀者。(五) 趙惠文王弟勝，號平原君，喜賓客，門下食客多至數千。會秦攻趙，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選食客之文武備具者與偕，有客名毛遂者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在勝門下，勝未有所聞也。」遂曰：「臣今日乃請處囊中耳，若早處囊中，則脫穎——椎柄——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遂與至楚。卒賴其力，得楚救兵。史稱魏信陵君致食客三千人，平原君客無定數，文言三千賓，特借信陵君客數，用之平原君耳。(六) 李白爲蜀之昌明

人，新唐書謂爲隋西成紀人，實則白生於蜀，成紀乃其祖籍，文特據其舊籍而言之耳。（七）言氣義

見許於王公大臣。（八）士人見公卿，長揖不拜。（九）晉桓溫北征鮮卑，命袁宏倚馬作露布，

軍中檄文——宏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十）權衡，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此處爲品評之意；言司文

章之命脈，而品評人物也。（十一）喻在高位。（十二）名允，東漢太原人，官至司徒。董卓專政，允

陰結卓將呂布誅卓。後爲卓部曲所殺。（十三）一作豫章，然據史，王允實爲豫州刺史，今從之。其地

爲古九州之一，今稱河南。（十四）名爽，一名譚，東漢潁川人。幼而好學，耽思經書；及長，以著述爲事，

遂稱碩儒。（十五）名融，後漢魯國人，孔子之後。少有俊才。獻帝時，拜大中大夫。後見忌於魏武，被殺。

（十六）字巨源，晉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累官至右僕射，加侍中。所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

公啟事。——因其薦舉人才之文疏，品評得當，文辭備美，故成爲專名。（十七）古九州之一，當今直

隸山西及河南黃河以北奉天遼河以西之地。（十八）協律，官名，漢爲協律都尉，晉改協律校尉，後

魏始置協律郎，歷代因之，掌舉應節樂以調音樂，屬太常寺，清廢。此爲嚴姓而爲協律之官者，何人未

詳。（十九）掌圖書之官也；參閱下王冕傳。（二十）崔宗之，名成輔，以字行，唐靈昌人，嘗謫官金陵，

與李白詩酒唱和。房黎許三人不詳。(二十一)指韓荆州言其才德爲當今第一也。(二十二)指文辭言見法言。(二十三)刈草爲芻，析薪爲藁，白自稱之謙詞也。(二十四)青萍，寶劍名，結緣，美玉名。(二十五)薛，薛燭，春秋時越人，善相劍，卞和見第三册蘭相如完璧歸趙。

#### 四 書魯亮儕

袁枚

……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效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舍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

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

李曰：「某，滇南<sup>①</sup>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渴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謁兩司，<sup>②</sup>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

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

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霑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歎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我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

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

以此魯名聞天下……

(一)名之裕，清麻城人。康熙舉人。官至直隸清河道，署布政使。氣慨豪邁，不隨俗俯仰。於書無所不窺，著書甚夥。

(二)清漢軍正黃旗人。雍正間，官至河南山東總督，在職懲貪除暴，不避嫌怨。然過於嚴厲，人多恨之。卒，謚端肅。

(三)提督，爲軍事上最高級之官。鎮，鎮守一地之總兵官；位次於提督。司布政使司及按察使司，俗稱藩臬道，位次於兩司。

(四)河南縣名，今屬河南開封道。

(五)署理中牟縣事也。

(六)今縣名，清爲河南省治。

(七)雲南也。

(八)卽布政使司與按察使司也。

(九)官陳設儀仗，升堂理事也。

(十)卽令箭，所以爲信。

## 五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 ● 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潯，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役民而已也。凡民之

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一）山西境內，黃河以東之稱。

（二）爲之平決各事也。

（三）縣名，屬湖南，清爲湖南永州府治，今

屬衡陽道。假令零陵，言爲零陵令也。

（四）考績猶言考課；幽明，暗與明，指官吏言。書彞典：「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

## 六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

左傳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子皮曰：「愿，

①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②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③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④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⑤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⑥焉，大官太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⑧，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⑨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⑩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⑪

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一)子皮，名罕虎，春秋時鄭大夫；知子產賢而任以國政。邑，爲邑大夫也。文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二)謂何年少。(三)謹善也。(四)謂尹何。(五)言以政與之。(六)言多自傷。(七)椽，椽也。

棟實架之，棟折則椽崩，椽崩則屋壞，屋壞則人將被壓，故言僑將壓焉。(八)裁也。(九)言官邑之

重，多於美錦。(十)習也。(十一)輕易也。(十二)言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十三)言子面不

如吾面，吾心豈如子心，安敢使子之家事皆聽我而後行，抑我心以此事爲危而不安，則亦不敢不告子也。

## 七 有木詩

白居易

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託根附樹身，

開花寄樹梢，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暫飄飄；疾風

從東起，吹折不終朝；朝爲拂雲花，暮爲委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學柔

弱苗！

(一)詩共八首，茲錄其一。(二)作名詞解。薪也。(三)初生之草。

## 八 送石昌言使北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sup>①</sup>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sup>②</sup>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sup>③</sup>，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

爲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秦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一) 宋眉山人，字明允，家有老人泉，故自號老泉。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二子軾轍俱有名，皆能文章，世因稱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

(二) 古謂士之可進受爵祿者曰進士，至隋始設爲科目，唐制，應舉者謂之舉進士，試畢放榜合格者曰成進士。

(三) 洵父名序，字仲先。

(四) 宋時有翰林學士及知制誥二官，翰林學士掌內制，爲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之制誥皆是。知制誥掌外制，百官除拜之詞

是爲兩制。(五) 彭任，宋岳池人，富公爲宋名相，河南人，名弼，字彥國，宋仁宗時，出使於遼，任偕

行。(六)漢高祖得天下，齊人婁敬說高祖定都關中，高祖以為功，賜姓劉氏，拜郎中，號為奉春君。後

匈奴為患北方，高祖欲往擊之，使使往，冒頓——匈奴酋長名——皆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

羸畜；使者還，莫不言可擊，高祖復使敬往，敬歸言必匈奴之計；高祖不聽，進兵至平城，——漢所置縣

名，後魏廢，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匈奴果縱精兵圍之，七日乃解。(七)孟子盡心：「孟子曰：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 九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

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

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

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也，

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

肅，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於其字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滯、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事，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

### 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一)字長吉，唐之宗室，家於福昌縣之昌谷，七歲能辭章；工詩，舉辭尚奇詭。年二十七而卒。(二)以晉與進同音故。(三)湜讀如植。湜字持正，唐新安人。元和進士。有文名。(四)言不側重其一而諱，因其便而任諱其一，不拘彼此也。(五)孔子之母名徵在，孔子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六)嫌名，謂音之相近者；不諱嫌名，語見禮曲禮。(七)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昌發二字之見於詩者甚多。(八)孔子之母名徵在，而嘗有宋不足徵，某在斯等語。(九)如衛桓公名完而諡爲桓是。(十)釗，周康王名，而其孫諡昭，雖同音無害。(十一)後漢章帝時人，爲齊相。騏期不詳。(十二)如謂徵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是。(十三)唐高祖之祖名虎，虎與濟同音；唐太宗名世民，世與勢同音；高祖之父名昝，昝與秉同音；唐玄宗名李基，基與機同音。(十四)唐代宗名豫，豫與諭同音；機卽與玄宗名音相近者。

## 一〇 原毀

##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

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有未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有未能，曰：「我能是，是亦

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一) 悉也。 (二) 孟子離婁：「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三) 周公多材多藝，見書金縢。

一一 論語 辨二篇

柳宗元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  
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  
「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  
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

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一) 書名，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孔子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二) 猶言「以爲如何。」

(三) 名若魯人，亦孔子弟子。

(四) 孔子弟子既相與立有

子爲師，他日，問曰：「商瞿年長無子，其母欲爲更娶，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子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五) 姓樂正，

名子春，春秋時魯人，曾子弟子。 (六) 天曆運行之數。 (七) 言若不能撫養百姓，使四海困窮，則帝位不保，天與之福祿，即永絕矣。 (八) 黑色之牡牛。 (九) 言見桀有罪，天命往討，不敢赦宥。 (十) 言無與萬方之事。 (十一) 論語共二十篇，前所引在末篇之首，章然，有文采貌。 (十二) 言其能覆蓋生民也。 (十三) 奉行天命之人。 (十四) 恩德及於人也。

## 一一 季氏將伐顓臾 章

### 論語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一) 春秋時魯桓公子季友之後，自文公以後，世執國政，權勢甚重。(二) 春秋時小國名，附庸於魯。

風姓；今山東費縣西北小沂河之南，有顓臾村。(三) 姓冉，名求，字子有，魯人。孔子弟子。長於政事，仕

爲季氏宰。(四) 卽子路，見第三冊勸學。(五) 言是冉有之過。(六) 東蒙，山名，在今山東費縣西

北；東蒙主，言主東蒙之祭祀也。(七) 域，地界，在邦域之中，言在魯境之內也。(八) 言其存亡有關

於魯國之安危。(九) 指季氏。(十) 古之良史。(十一) 陳力，盡力也，列位也，言人臣盡力爲國以

就位，力不能及，則應退職。(十二) 瞽者之相。(十三) 今縣名，屬山東濟寧道，春秋時魯季氏封邑。

(十四) 言遠人既來歸服，則加之以恩，使安居樂業，如待本國人然。(十五) 保守。(十六) 蕭牆，

門屏，言其禍近在眉睫也。

### 一三 縛雞行

杜甫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注

(一)字子美，唐襄陽人，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博極羣書，善爲詩歌。  
(二)雞食蟲，則雞得而蟲失，人縛雞，則蟲得而雞失，喻世人相爭，亦如雞蟲，有時得，有時失，無了時也。  
(三)言憂思之深。

### 一四 蟲鳴

歐陽修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牆壁，百蟲皆夜鳴。蟲鳴催歲寒，唧唧機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 一五 題玉露禪院

吳汝綸

余始從曾文正公軍在沛甯。玉露禪院，既踰月，隨軍去。其後往來南北，數數過沛寧，皆未獲復。至是庵，今年留沛寧涉旬，乃始一訪舊跡。既至，門牆庭院，邈不復省記。蓋去是已，念有七年矣！久之，始得我故所居樓，又久之而得文正居室。問舊時老僧曰：脫塵者，則死十餘年矣！今之諸僧，皆少年，不知舊事，有五六十者二人，其一我去後，始來居是庵，一人雖前至，而文正駐軍時，僧則之田收穀麥，與余故不相識也。始我在是庵，公事稀簡，日從文正諸客娛遊；每飯罷，輒連鑣走馬，始出，皆垂策緩行，已忽縱轡怒馳，爭先鬪捷，取獨出絕塵爲快，有墜馬者，則皆跪足。迴旋叢集而譁笑之。是時諸客中我年最少，意氣之盛，豈復有度量，今之來也，孤遊獨往，追維曩蹤，旁無知我，前後財幾日，盛衰聚散遽如此！遠想前古，俯念來哲，益自悼身之將老而無能爲也！既惻悵不能去，乃記此以諗後之來遊者。

(一)字塾甫，清桐城人。同治進士。工古文。久客會國藩，李鴻章幕，奏議。光緒時，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加五品卿銜。遊日本，考察教育制度。  
(二)沛，同濟，即清時山東濟寧州，今改縣，爲濟寧道道治。  
(三)足屈爲跪，班固兩郡賦：「馬跪餘足。」

## 一六 邴原 別傳

### 三國志注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龕之中，巖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疆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干

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介。」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介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

原舊能飲，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

(一)字根矩，三國時北海朱虛人。以道自守。事魏武帝。 (二)三國志書名，晉陳壽撰，中分魏志蜀志

及吳志；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註，博採羣說，多逾本書數倍，足資考證。 (三)猶言至此讀書者。

(四)猶言「欲讀，可也」。 (五)猶就讀。 (六)書名，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作。 (七)傑出貌。

(八)安丘，縣名，今屬山東膠東道；孫崧本平度人，寄居於安丘，有高義。 (九)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

人。遂於經學，門徒千數百人。 (十)孔子西家有愚夫，不知孔子爲聖人，乃曰「彼東家丘」。見家語。

(十一)兗，兗州，古九州之一，山東舊東昌府及兗州濟南青州之西北境，直隸舊大名府及正定河

間之東南境，皆古兗州之地，今稱山東。豫見前與韓荊州書。 (十二)本作「分」，魏志考證以爲當

作介，下亦同，今從之。 (十三)陳留，當時郡名，郡治今爲河南陳留縣。韓子助，名卓，陳留人。 (十四)

潁川，當時郡名，郡治今爲河南禹縣。陳仲弓，名寔，潁川許人。少好學。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及

卒，海內赴葬者三萬餘人，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 (十五)汝南，當時郡名，郡治在今河南汝南

縣東南。范滂，名滂，汝南征羌人。少勵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

——後坐黨獄被殺。 (十六)涿郡，郡治今爲京兆涿縣。盧子幹，名植，涿人。少通古今學，常懷濟世志。

始就徵爲博士，累遷尙書。曾破黃巾賊，——以其皆著黃巾，故名——董卓專政，被免。

## 一七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

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一)周大夫，孔子嘗就問樂。(二)春秋時魯人，以擊磬爲官，善鼓琴，孔子嘗從學之。(三)周時楚

之苦縣人，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聃，亦稱老聃，爲周柱下史；——藏書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孔

子往問禮焉。(四)春秋時鄰國之君，魯昭公時，朝於魯，論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孔子師之。(五)

論語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言不必定，須受業，隨處可得師也。(六)蟠於貞元十九

年成進士。

## 一八 師說

湯鵬

韓愈曰：「弟子不必賢於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德業有專攻，一今也不然，其先生曰如是焉則是，不如是焉則非，而弟子退然服矣，其弟子曰如是焉未必是，不如是焉未必非，而先生拂然怒矣；推弟子之所以退然服者，若曰吾先生也，迹之也，推先生之所以拂然怒者，若曰吾弟子也，亦迹之也，先生以迹教弟子，弟子以迹事先生，是以先生無不智，弟子無不愚，先生無不賢，弟子無不否也；而豈理也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以長之，立之師以教之，長之云者，非曰莫予違也，則夫教之云者，亦非曰莫己若也，萬事萬物之理，人與己交備焉，則人與己交盡焉，彼未必盡昧而此未必盡明也，彼未必盡離而此未必盡合也；故古之學者，其自視常若有不足，而於人不敢有所輕，師弟之間，湛然相與，無迹之見，

而一出之以學問之意，借端起例以發其情，推此測彼以伸其類，反覆辨論以衷其是，參伍錯綜以盡其藏，其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教，蓋如是其不苟也。孔子曰：「一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曰「一起」曰「一助」曰「一有餘師」云者，其謂教與學相益也，非以相勝也，相導也，非以相難也，故曲而盡，簡而平，今之人萬萬不及孔孟，而其意氣，其梗概，乃反過之，君子譏焉，曰：「此其爲師，意氣焉已耳，梗概焉已耳。」意氣，梗概之師，烏可以教天下哉！

(一) 字海秋，清湖南益陽人。道光進士。官戶部員外郎，晉御史，意氣踔厲，勇於言事。詩文豪放。尤熟於軍國利病，吏治要最。

(二) 謂拘於師弟之形迹，而是非於以不論也。

(三) 論語子路載孔子對魯定公問引人言「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余違也。」

(四) 論語八佾篇中語，言商能起發吾之志意。商，孔子弟子，姓卜，字子夏，衛人，曾爲魏文侯師。

(五) 論語先進篇中語，言回嘗信悅師言，不能

(六)孟子答曹交語，見孟子告子。

## 一九 答孫生書

侯方域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偷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名虛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

此遠矣！

(一)字朝宗，清商丘人。中順治副榜。其詩古文取法韓歐，才氣橫溢。卒年三十七。(二)天然之性靈。

(三)馬闌也，養馬之所。(四)覆駕也，言馬有逸氣，不循軌轍也。語出漢書武帝紀。

## 二〇 求古齋記

方孝孺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此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

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其人雖非聖賢，雖生與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取其善而已。天下古今之善一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鄰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問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而答問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而善，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善，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平

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義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

慈溪 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一)三皇，伏義神農黃帝也，參閱(十)及下農詩註；二帝詳(十)。(二)(三)(四)皆見前韓愈師說。

(五)荷蕢者，譏孔子事載論語憲問。丈人譏孔子事載論語微子。(六)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

而和之，語見論語述而。(七)孟子離婁：「有孺子歌曰：『滄浪——水名——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八)論語微子載

有隱者長沮桀溺二人耦而耕，孔子過而問津，爲其所諷。(九) 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七

人，——(一)說七十二人——言七十，舉成數也。孟子公孫丑：「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十)二帝

堯舜也；伏義，古帝名，風姓，有聖德，稱爲太昊；黃帝，古帝名，姓公孫，戰勝苗族諸侯蚩尤而爲天子；伏義

最古，黃帝次之，堯舜又次之，舜後始爲夏殷周三代，然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見論語衛靈公——不取三代以上之制。(十一)貢，夏田賦制名，一夫授田

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助，殷田賦制名，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孟子取助不取貢，其說詳見孟子

滕文公。(十二) 孟子盡心：「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書篇

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策，竹簡，取其二三策，言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十三)縣

名，今屬浙江會稽道。(十四) 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二二 農詩

### 范仲淹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俗儉而淳，人足而家給，九載襄

陵<sup>①</sup>禍，比戶猶安輯。何人變清風，驕奢日相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sup>②</sup>傷哉田桑人，常悲大絃急！<sup>③</sup>一夫耕幾壟，游墮<sup>④</sup>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農<sup>⑤</sup>與后稷<sup>⑥</sup>，有靈應爲泣！

(一) 題爲四民詩，分士、農、工、商四首，茲錄其農之一首。(二) 宋吳縣人，字希文，爲秀才時，卽以天下

爲己任；及爲相，中外想望其功業；以正直爲時所不容。尋卒，諡文正。(三) 耒耜，田器，耜以起土，耒爲

其柄，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上古皆以木爲之，後始以鐵爲耜。(四) 禾黍之色。(五) 書益稷：

「烝民乃粒。」言天下衆人乃得米粒之食。(六) 襄上也；襄陵，言洪水乘上丘陵，其勢浩大也。堯因

水災，求人治之，羣臣薦鯀；治九載而功不成。(七) 由同猶；猶呼吸，言其煩苛也。(八) 琴之大絃爲

君，小絃爲相，大絃之音緩，小絃之音急，緩急得中，則天下治，人民安；詳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九)

同隋。(十) 古帝名，始教民作耒耜，興農業，故稱神農氏。(十一) 本舜時農官之稱，周始祖棄掌其

事，故亦稱棄爲后稷。

## 二二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宜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

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

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鱣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貴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

風俗云。

(一)光子，字公休。性至孝。敏學，博通羣書。官至右正言。居父喪，以寢於地得腹疾卒，人皆痛之。(二)字君實，宋名相也。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卽了其大旨。既成進士，居官，力持正論。後以王安石行新法，意不合，去。哲宗卽位，拜相，悉去新法之爲民害者；在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參閱第一冊題元祐黨碑注。(三)宋制，凡賜進士聞喜宴者，皆賜簪花以爲榮。(四)科第同榜者之稱。(五)論語述而：「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六)見論語里仁，言能不豪侈，則過失自少。(七)見同上。(八)宋仁宗年號。(九)先公，光父池也，字和中。歷任州縣，皆有政聲。(十)郡牧，一郡之長官，判官其副也。(十一)宋時之酒，有官製，有民製，官製者味厚而良，民製者味薄而劣，內法卽指官製言。(十二)名沆，字太初，宋肥鄉人。咸平初爲宰相，識大體，有遠慮，先見，時稱聖相。卒，諡文靖。(十三)宋汴京城門名。(十四)宋制，宰相大臣罷職，輒奉祠請，如太祝官，文靖意爲相時廳事固嫌其隘，及不爲相，與子孫家居時，實已寬也。(十五)魯公名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仁宗時，拜參知政事。——簡稱參政——爲宋時宰相之副官。(十六)魯於宋真宗時爲右正言，其職掌供奉諷諫，以

救人主言之遺失；魯在官，多所論列。（十七）宋太宗第三子，名恆。在位二十五年。（十八）名知

白，字用晦，宋清池人。幼篤學。真宗時，登進士。仁宗時爲相，居位無毫髮私；雖顯貴，清約如寒士。卒，諡文

節。（十九）知白曾爲河陽節度判官，其職掌判文書，故曰掌書記。河陽，當時河南縣名，故城在今河

南孟縣西。（二十）漢時公孫弘爲武帝相，食止脫粟，爲布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

布被，此詐也。」（二十一）魯掌匠大夫，名慶。（二十二）二語見左傳莊公二十四年。（二十三）

春秋時宋之宗族，爲上卿，位高而益恭。生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字爲孔氏，孔子卽其後也。（二十四）

糜也，厚曰饘，稀曰粥。（二十五）餲，饘粥之別名，餲口，以糜向口也。（二十六）孟僖子，魯大夫，名纘，

諡曰僖，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孟孫氏。達人，知能通達之人。僖子謂考父有恭儉之德，而不得在世當

大位，其子孫必隆，當在孔丘，語在左傳昭公七年。（二十七）魯桓公子季友之孫，爲魯大夫，名行父，

文其諡也。（二十八）魯宣公成公襄公。（二十九）文子卒，宰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備，——珍寶甲兵——君子以知其忠於公室。見左傳襄公五年。（三十）鏤，鏤刻

花紋於食器；朱紱，結冠繫於頰下，而垂其餘以爲飾；山節，柱頭斗栱；畫山，其上也；藻，水草；稅，梁上短

柱藻稅畫水草於柱上也。(三十一)孔子鄙管仲器小。語見論語八佾。(三十二)衛大夫公孫拔

也。(三十三)請靈公臨其家而享之。(三十四)史鱸，字子魚，亦稱史魚，衛大夫，以直名。文子既請

享靈公，退而告鱸，鱸以公貪而文子富，謂必及禍。文子問將若何。鱸令其執人臣之禮，言可免難，惟戊

——文子之子——驕，必亡。(三十五)文子卒，靈公以戊富，惡而逐之；戊奔魯。(三十六)何曾，字

穎考，陳國陽夏人，晉佐命功臣也。性豪侈，食日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孫綏等，亦有父風。至晉懷帝

末年，何氏滅亡無遺。詳見晉書曾本傳。(三十七)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官至衛尉。與諸貴戚務

以奢靡相尚；及趙王倫專權，遂收詣東市斬之，母、兄、妻、子被害者十五人。(三十八)名準，字平仲，華

州下邳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時，為參知政事；

真宗時為相。會契丹——當時北方夷國——大入寇，準贊帝親征，卒以却敵。後以剛直為人所中而

罷。卒後十一年，贈太子太傅中書令萊國公。(三十九)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家未嘗燕油燈，雖庖廛

所在，必然炬燭。(四十)即指贊畫親征却敵事。

### 二三 先妣事略

###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sup>①</sup>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

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sup>②</sup>

期而不育者一人；<sup>③</sup>又踰年，生有尚，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

功。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

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

能言。<sup>④</sup>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子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

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

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桂；<sup>⑤</sup>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

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于墩浦而南直橋，<sup>⑥</sup>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

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賞雄，敦尚簡實；與人媾，<sup>⑦</sup>說邨中語；見子、

弟、甥、姪，無不愛。

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纒，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  
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  
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  
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答楚，皆不忍有後言；  
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  
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  
人中夜覺寐，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癖，舅母卒，四姨

歸顧氏，亦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  
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  
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

痛哉!

(一)見第二册世有堂記。 (二)一作二十。 (三)未長成。 (四)小產也。 (五)見第二册世有堂記。  
 (六)一作林。 (七)謂向南當橋之路。 (八)讀如煦和樂貌。 (九)猶言「冬月生爐火，使婢子以炭屑爲團」也。 (十)有秩序貌。 (十一)痾，病也，羊狗之痾，羊狗發生之疫病。 (十二)有光母之姊妹。 (十三)謂入泮也。 (十四)有光妻魏氏也。

## 二四 蓼莪篇

## 詩經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sup>①</sup>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sup>②</sup>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馨矣，維疊之恥；<sup>③</sup>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sup>④</sup> 無父何怙，無

父兮生<sup>⑤</sup>我，母兮鞠<sup>⑥</sup>我，拊<sup>⑦</sup>我，畜<sup>⑧</sup>我，長<sup>⑨</sup>我，育<sup>⑩</sup>我，顧<sup>⑪</sup>我，復  
 我，出<sup>⑫</sup>入腹<sup>⑬</sup>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sup>⑭</sup>！

南山烈烈，<sup>①</sup>飄風發發，<sup>②</sup>民莫不穀，我獨何害！<sup>③</sup>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sup>④</sup>

(一) 蓼，長大貌；莪，草名，蒿類，生澤田漸茹處，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詩見詩小雅谷風，凡六章，民人在役，致二親病亡之時，不得見面，故詠此以刺周幽王也。

(二) 書名，爲里巷歌謠，與朝廟樂章，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體。

(三) 言莪已長大，而以身在役中，不得養親，致精神昏亂，視之不審，謂非莪而蒿也。

(四) 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銳而長，一名馬薪蒿。

(五) 壘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餅小於壘，酌酒者當多酌壘，少酌餅，不使小餅先竭，今餅已罄而壘猶盈，是實酌壘者之恥，言王不役富而多丁者，而役貧而寡弱者，今貧者已困，而富者尙饒，乃王之恥也。

(六) 鮮，寡也，言民生而得養，爲日猶寡，况尙不得終養，是已雖生，不如死之已久爲愈，恨甚之辭也。

(七) 言父母已歿，出門則中心銜憂，入門則堂宇空曠，如行田野，無所至也。恤，憂也，靡，無也。

(八) 本其氣也。

(九) 懷妊以養也。

(十) 撫循也。

(十一) 起止畜愛也。

(十二) 長遂也。

迴轉反覆之也。(十六)言出入之時，常愛厚我也。(十七)之，猶「是」也。言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

乎，我心無極。(十八)言人民自苦見役於南山，值時寒甚，視山則烈烈然也。下律律同義。(十九)

飄風發發然寒且暴疾也。下弗弗同義。(二十)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視此寒苦之

害也。(二十一)終也。言我獨不得終養也。

## 二五 書邱義龍事

歸莊

宋史稱朱壽昌。少時，父出其母，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及壽昌知廣德軍，棄官尋母，得之於同州。迎以歸，天下稱孝焉。今者邱義龍之事大類此。

義龍，濟南長清人。六歲而孤，家貧，年荒，母子犂犂不能自成。義龍之祖母，遣其母歸父母家，以義龍令其壻張繼聞撫之。頃之，山東盜起，民離散，義龍以童稚竄走，飢餓瀕死。至沙河，有酒家憐而收之；主人施秀，洞庭山人也，歸時攜之而南，因蒙其姓。自是遂與母隔絕。時

萬曆 ② 末年也。

天啟 ④ 四年，甲子，義龍年十八，痛不見母，日夜涕泣，欲往山東尋訪；至常州，會大水，岸崩，不可涉，號舟中人以濟；人問知其情，皆曰：「路遙，孺子獨行，又無資，其母前！前且大困。」徬徨久之，仍還洞庭。施氏稍資之，使經營取婦，生子女矣，終以不見母爲大感。

後四十年，甲辰，決意尋母，誓不得母不歸。以六月某日出門，舟覆於洪澤河，幸不死；以閏月某日到長清。尋訪至蒙馬莊，遇一老嫗，問之，則與張繼聞兄妹也，猶記有邱小生，因爲導至七里鋪邱氏之故居。家人驚相傳說，以爲年歲久，又從遠方來，難信。一童子曰：「曹莊太太常說一親生兒亂時離散。」義龍問太太爲誰，曰：「邱氏老寡婦也。」義龍號呼曰：「是矣！」亟之曹莊，求見母；母前視懷疑，義龍叩頭牽衣跪泣。旁一人曰：「汝數千里而來，必非無因；然何以爲驗？」義龍曰：

「小時母蒸麵，我以兩手撈沸湯，手俱爛，療治半年，始結痂；今痂猶在。」於是母子抱持大哭。蓋相失者五十年矣！義龍雖故齊產，願已家洞庭，難於北徙，欲奉母南歸，母之諸姪不可。義龍留數日，仍獨還，意忽忽不樂。丙午六月，復至長清迎母，歷水程若干，以某日至洞庭山。母時八十有六。義龍於是始復邱姓。

吾嘗謂人倫之際，苟情之至切，念之至誠，必能感動天地，自萬曆以來，五十年間，兵戈不息，生民塗炭，而邱氏一老寡婦，一孤兒，數千里懸隔，而皆幸無恙，終得母子復合，室家相慶，豈可謂非天哉！非至誠之感動，其能然乎！朱壽昌仕熙寧，盛時，尋母之事，上聞於朝，王介甫蘇子瞻皆贈以詩，故孝之名施於後世；今邱義龍伏處山中，又業賈，世無知之者，余故書其事，以俟他日之傳孝友、獨行者採焉。

(一) 字康叔，宋揚州天長人。居官有政績，累遷中散大夫。勇於爲義，好周人之急。卒年七十。

(二) 壽

昌父名巽，母劉氏，巽妾也。方妊壽昌而被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三)廣德，今縣名，屬安徽蕪湖道，唐時所置，宋於此置軍。——當時行政區劃之名。(四)清爲府，屬陝西，今廢，大荔縣卽其舊府治。(五)縣名，清屬山東濟南府，今屬濟南道。(六)孤獨貌。(七)水名，爲河南北汝河之下游。(八)在江蘇太湖中。(九)明神宗年號。(十)見前冊五人傳。(十一)清爲府，屬江蘇，今廢，武進縣其舊治也。(十二)卽洪澤湖，在江蘇安徽之交。(十三)言人民困苦，如在泥塗炭火之中。(十四)宋神宗年號。(十五)壽昌旣得母歸，事聞於上，詔還就官，士大夫自王安石蘇軾以下，爭爲詩以美之。

## 二六 慈烏夜啼

白居易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一)慈烏名爲孝鳥，生時母哺之，長則反哺其母；語見本草。(二)任，堪也，言不堪其怨也。(三)史

記吳起傳載魯人惡起，起因辭母，去事曾子，母死，起不歸，曾子薄之而與絕。參閱前冊賣柑者言注！

(四)曾參以能盡孝道名。

## 二七 李密陳情

晉書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荇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孳孳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一) 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一名虔。父早亡，母改醮，事祖母以孝聞。先仕蜀爲郎，蜀亡，晉武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因上此表，願乞終養，帝乃停召。及祖母卒，服闋，始出仕。旋免官，歿。

- 於家。(二)唐房喬等撰，史書以衆人合作自此始。(三)艱難禍罪也。(四)見前冊肉券。(五)謂不復面，即死也。(六)密母何氏。(七)孤單之謂。(八)門第衰落，福祚淺薄。(九)息子也，言得子息甚晚。(十)棊，周年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皆服制也；強近，強爲親近也。(十一)見前書邱義龍事。(十二)加也，觸也。(十三)指晉朝。(十四)言沐浴於清平治化之中。(十五)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歷代因之，至隋唐而廢，後或偶一行之，然不爲定例；明清稱舉人爲孝廉，則俗以古名尊之耳。(十六)科目之稱，始於漢，隋世天下舉秀才六十人，視之極重，唐與明經進士並爲科，宋時凡應舉者皆稱之，明清乃以稱入縣學之生員。(十七)見前冊登泰山記。——辭文。(十八)拜官爲除，言除故官就新官也；洗馬爲東宮官屬。(十九)頓也。(二十)太子居東宮，因以表太子。(二十一)漢谷永上書王鳳，有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戰國時孟嘗君見毀出奔，有受恩賢者自刎宮門以明其無罪，事見史記孟嘗君傳。(二十二)規避傲慢之意。(二十三)州縣不許也。(二十四)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反是，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相離則進退不得。(二十五)謂蜀漢也，對晉而稱。(二十六)自尊大曰矜，言不以名節自尊也。(二十七)獨

恩厚也。(二十八)不進貌。(二十九)希矜名節。密本蜀臣，恐以亡國餘生，猶固辭晉命，致蹈沽名

之嫌，故反覆辨白之，藉免獲譴。(三十)棄劉而遠離也。(三十一)見前篇。(三十二)二州，梁州

益州，牧伯，指達榮也。(三十三)春秋時晉大夫魏驥有嬖妾，無子，驥疾，命子顥嫁之，及疾甚，又命以

殉，驥歿，顥從初命而嫁之。後秦晉有戰事，顥與秦將杜回遇，見一老人結草充回，回顥，因獲之夜夢老

人謂曰：「予，而所嫁妾之父也，所以報君不殺之恩。」

## 二八 觸龍說趙太后

### 戰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

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盛氣而胥

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

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一) 趙惠文王何威后，孝成王丹母也。(二) 孝成王新立，故太后專政。(三) 孝成王母弟。(四)

左師，官名，如周之鄉師。觸龍一作觸讐，或謂龍言二字誤合爲讐，不然，則文義不明，今從之。(五)

本作揖，後儒言當作「胥」，謂隸書「胥」作「胥」，因訛爲「母」，後人再加手旁，下文言入而徐趨，則此

時觸龍未見太后，無緣揖之也；其說當是，今從之。(六) 言久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七) 郤

同郤，疲羸也，言恐太后玉體之疲羸，故願望見也。(八) 同粥。(九) 息子也，舒社，其子名。(十) 息

衣，戎服，言欲令充衛兵也。(十一)猶昧死，言冒昧而犯死罪。(十二)言婦人異於丈夫而有甚焉。

(十三)太后女而嫁燕爲后者。(十四)念且悲。(十五)既嫁而反，必失意於燕爲然，故祝其勿

反。(十六)相繼爲侯者。(十七)本作「侯」，今從別本改「孫」。(十八)謂名位金玉。(十九)

秦謂天子塚曰山，漢曰陵，山陵崩，指太后歿也。(二十)趙之賢士。

## 二九 信陵君傳

### 史記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sup>●</sup>少子，而魏安釐王<sup>●</sup>異母弟也。昭王薨，

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

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

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

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

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

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恰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

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

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sup>①</sup>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

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與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之，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擧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

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華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皆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

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一)名遯，哀王子，在位十九年，諡曰昭。(二)名圜，在位三十四年，諡曰安釐。(三)范雎，魏人，字叔。

從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雎不敢受；須賈聞而疑之，歸以告魏相魏齊。

——魏諸公子，時爲相——魏齊大怒，笞辱雎，雎幾死。雎問亡於秦，秦昭王悅之，以爲相。(四)魏都，今

河南開封縣。(五)華陽，山名，在今河南密縣；芒卯，魏相，有賢名。芒卯將魏兵與趙共攻韓於華陽，秦

救韓破魏兵，走芒卯。(六)古人戍守，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置薪其中，謂之烽；有寇

警，則燃火舉告。(七)乘也。(八)言侯生左瞻右顧，不正視，若無貴人在旁侍候者。(九)贊，告也，

謂以侯生徧告賓客。(十)守門者。(十一)秦伐韓，韓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秦因攻趙，白起爲將，

破趙兵於長平，殺趙將趙括，阮趙降卒四十萬。長平，趙地，故城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十二）見第

三冊蘭相如完璧歸趙論。（十三）名勝，好客，與齊孟嘗君——田文——楚春申君——黃歇——

魏信陵君稱戰國四君。（十四）魏將姓名。（十五）地名，在今河南壁鄴，築壘於鄴也。（十六）謂

靜語也。（十七）資，畜也，謂畜於心已三年也。（十八）嘍，大笑，喏，大呼；一說，謂多詞句也。（十九）

韜以盛矢。（二十）禮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二十一）音壑，

趙邑名，屬常山，今直隸柏鄉縣地。（二十二）古者天子於諸侯，賜以湯沐之邑，使其邑之所入爲

湯沐之資，所以便齋戒而自潔清者也；其後則徒有湯沐之名，無古代之遺意矣。（二十三）魏地，今

河南寧陵縣有寧陵故城，卽公子無忌食邑。（二十四）副也，「報稱」之稱，卽同此意。（二十五）謂

豪者舉之。（二十六）古帝王之都，多在大河東北，因呼河北爲河東，河南爲河外。（二十七）齊人，

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爲將，數有功。（二十八）謂以兵蹙秦兵。（二十九）言客進兵書，而總名於公

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三十）前直隸大名府，山東東昌府及長清縣以西皆是。（三十一）魏末

王假也。（三十二）姓英，名布，漢人，坐法而黜，因稱黥布。初以兵從項氏，後歸漢，佐高祖定天下，封

淮南王。旋以高祖誅功臣，懼而反。高祖討破之，走死於越。  
(三十三) 司馬遷曰稱。

### 三〇 信陵君頌

儲大文

「念不獨生，乃令趙亡。」是心也，可以卻秦車，可以謝魏王，可以全活邯鄲，可以安危大梁，可以奔走侯朱毛薛，可以橫絕黃呂原嘗。是心也，晉鄙洞椎而不能怨，如姬效死而不能忘，黃河迅疾而不能徙，函谷牢閉而不能當，婦人不伐性，醇酒不腐腸，暴秦夷廟不加損，炎漢守冢不加張。是心也，宰六合，亘八荒，薄兩儀，昭三光。豈漢公子也，彼約車數十乘，夫皆抱關之後勁，賣漿博徒之前行，可以續李同，啟唐睢，激荆軻而笑舞陽者也。

(一) 清宜興人，字六雅，號畫山。康熙進士。官編修。初以制藝名，歸田後乃潛心古學。(二) 卽本前篇「計不獨生而令趙亡」句。

(四) 呂不韋也，爲秦莊襄王相，封文信侯。不韋姬有娠，獻之莊襄王，生子政，卽始皇也。及始皇立，姬爲太后，不韋益尊顯，復與太后通，旋畏罪自殺。不韋著書曰呂氏春秋。

(三)黃，春申君黃歇；呂，秦相呂不韋；原，趙平原君；嘗，齊孟嘗君。(四)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

肥臙，命曰腐腸之藥，皆漢枚乘文；文中二語，卽指信陵君晚年之醇酒婦人。(五)秦曾毀信陵君廟。

(六)謂天地四方。(七)八方之荒遠處。(八)天地也。(九)日月星也。(十)本名談，司馬遷

作史記，以父名談，故諱改爲同，邯鄲傳舍史子。秦圍邯鄲急，諸侯救兵皆未至，同說平原君散家財饗

士，得敢死士三千人，同與偕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事在信陵救趙之前，故曰「續」。(十一)唐

雎之見於戰國時者不一，如第二册說秦王之唐雎，與本文所述，卽非一人也。齊楚相約攻魏，魏使唐

雎求救於秦；——雎時年九十餘矣——秦昭王感其言，遽爲發兵，魏以是定。事在信陵救趙之後，故

曰「啓」。(十二)事詳下册荆軻刺秦王。

### 三 夷門歌

王維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

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轡執逾恭意逾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

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

老翁何所求？

(一)秦楚齊趙韓魏燕也。(二)言侯生七十老翁，非有求於公子，特以意氣相激故耳。

### 三二 記大同 武州山 石窟寺

陳垣

距京綏路大同站西二十里，左雲縣，雲岡堡，有石窟寺，爲拓拔氏遺構，蓋千四百七十年於茲矣，以伊闕石窟，尙早五十年。鑿山爲巖，因巖鑄佛，巖高者二百餘尺，可受三千餘人，佛高者六七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水經注所稱賞也。櫛比相連，三十餘里，續高僧傳所誇許也。徒以遠處塞外交通不便，故好遊之士，鮮探其奇；迄今京綏路通，且夕可至，同人乃以戊午重九前三日約往遊焉。

循武州川溯流而上，經觀音堂，入武州塞口，則見石壁峭立，綿亙無際；壁多摩崖之碑，文體漫沒，猶存廓形；路側則雙鈎佛字，高逾尋丈，

殆所謂佛字灣者也。至左雲縣界，則石洞千孔，如來<sup>①</sup>滿山，鬼斧神工，震駭耳目。漸近雲岡堡，則見綠瓦層樓，依山結構，高出林際，俯瞰晴川者，石佛寺也。——據魏書「佛」應作「窟」。——寺僅三楹，堂奧淺隘。寺僧引入後洞，黑暗異常，佛圖四週，鉅細不一，燈光隱約，不可辨認，因致疑雕工精美，何取乎黑暗至此；既而登樓一覽，始知洞上有洞，本可透光，其所以黑暗者，寺掩之也。寺修於清順治<sup>②</sup>八年，總督佟養量<sup>③</sup>建築不得法，故光線不足。像有剝琢，傅以土堊，盡失原形，金碧輝煌，徒取炫目，泯絕古意。其實寺東西諸窟，有窟無寺，櫛比數里者，皆爲石窟寺。<sup>④</sup>後人修其一寺，名曰石佛，陋也。其未經修飾諸窟，雖甚剝落，然遠望縹緲，容態轉真。窟別異形，無有複製。至於裸體神女，振翻凌空，寶相<sup>⑤</sup>莊嚴，拈花微笑，<sup>⑥</sup>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惜乎古洞荒涼，荆榛滿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悉在佛前，斷瓦頽垣，橫阻當路，或

土埋佛身，已過半膝，或偷鑿全體，新留斧痕；過此不圖，日即湮沒，是則有司之責也。最可異者，同人遍歷二十餘窟，無一碑碣足供考證，即遊客題名，亦絕無僅有；寺西有佛籟閣扁，寺東有碧霞洞雲深處朱廷翰等石刻，皆漫漶單簡，不足爲典要；以故龍門造像，字內知名，武州石窟，言者蓋寡。同人因爲題名而返。余歸而神往者久之，因摭拾羣籍，著爲斯篇，亦以補金石之缺畧，俾後至者有所考證云爾……

(一) 縣名，清爲府，今廢府留縣，屬山西雁門道。(二) 州亦作周，山在今大同縣西二十里。(三) 字

援庵，今廣東新會人。(四) 由北京西向綏遠區之鐵路，經直隸山西二省及察哈爾區，現已達綏遠

之包頭鎮，將來尙擬延長過甘肅寧遠以至新疆迪化云。(五) 卽大同縣車站。(六) 原屬山西朔

平府，今亦屬雁門道。(七) 屬左雲縣。(八) 北魏國姓，系出鮮卑種，後改元氏，今其遺裔與漢族同

化矣。(九) 伊闕之名，因其地兩山相對，望之如闕，伊水歷其間北流而起，位於今河南洛陽縣南。

(十) 史紀北魏帝廢幸石窟寺，自魏顯祖皇興元年始，前此祇紀幸武州山，至魏肅宗熙平二年，始紀

「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而伊闕石窟寺實建於魏孝文遷洛之後，自皇興元年至熙平二年，其闕道五十年，故文云。（十一）水經注載武州川水東轉逕靈巖——地名——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容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澗錦境，綴目新眺。（十二）續高僧傳計四十巷，唐釋道宣所作。傳載魏文成帝就武州山谷，北面石崖，鑄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餘人，面別鑄像，龕別異狀，櫺比相連三十餘里。（十三）民紀七年。（十四）一名十里河，又稱慶冢河，源出左雲縣西南，東北流，經縣城北，折東入桑乾河。（十五）據魏土地記，在平城——已廢，故城在今大同縣東——西三十里。（十六）佛號，金剛經謂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道院集言本覺爲如，今覺爲來，故曰如來。（十七）清世祖年號。（十八）清遼東人。順治間屢立戰功，累官宣大總督。（十九）北魏本有鑿石爲廟之風。（二十）謂佛像也。（二十一）傳燈錄載世尊拈花示衆，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釋迦牟尼大弟子——破顏微笑。（二十二）陝西人。清順治二年，任巡按宣大監察御史。（二十三）龍門，山名，即伊闕，所云造像，即伊闕石窟之佛像也。（二十四）與垣同遊者，爲葉恭綽——字譽虎，今廣東人——鄭洪年——字詔覺，亦今廣東人——及京綏路工程師

三人。(二十五)文之後半爲諸石窟寺考證，茲不錄。

### 三三 遊鹽原記

黎庶昌

鹽原在山峽中，當日本下野國鹽谷郡之西；連山皆石，而獨宜木，產楓尤盛，葉先紅於他郡者，蓋其地高，多風而早寒也。始以峽中深險，無塗徑，好遊者不一至焉，勝亦遂不顯。明治十八年，橡木縣令三島通庸，闢山穿道，使與外通，鹽原之名始著。輪車既達於那須，宮中顧問官高崎星岡君時一往遊，乃盡窮鹽原之蘊，樂其林，壑之森美也，度地置別墅，暇輒休沐。其間，蓋得山水之趣，莫善於此。一日，導余往遊，余以中土未嘗有先者，遊之當自余始。

自那須西行十餘里，入山，紆道盤曲而上，入愈深，峽愈束，奇益愈顯。泉之淙然鳴琴者，瀑之洶然赴壑者，松之偃立若亭，若傘者，石之縵若雲者，轟若筍者，垂壁可摩刻者，礫確嶽崙熊升鳥騫者，巖斗出者，

輿者，曠者，竇者，厂者，窈窕而修秀者；使人攬接不厭。幾二十里而後至；至則緣山皆楓，葉萼萼叢叢，紅者若緋，紺者若緞，絳者若丹，日光射之，皆班駁成錦彩；誠極天下之大觀也！若夫山中之景，四時變幻不同，雨、暘、明、晦、霜、月高潔，凡遭遇於心，耳而得諸興象之間，雖善遊者莫能盡其狀也。高崎君別墅在箒川甘湯川交會處，川大水名也，而此實小溪；有橋當其前，旁有蓬萊巖，高崎君所命；溯甘湯行數步，水流亂石間，動宕可喜；踰嶺而西，則人家數十，沿箒川居，宮內次官吉井三峯別業在焉；與高崎君相望也。古諸侯卿大夫聘問鄰國，感物造崱，登高而賦者有矣，未始軼傳四出，互駐其國都，履人國猶戶庭如今日者，然則鹽原之遊，余及高崎君窮幽極深，一再信宿，相與俛仰嘯歌於一堂之上，以敘布衣昆弟之歡，殆古人所不逮也；此於交鄰之道，若與若不與，夫豈苟焉以娛悅耳目爲快哉！……

(一)記作於清光緒十五年，時庶昌方使日本也。(二)屬日本山東道，今爲椽木縣。(三)下野國凡九郡，鹽谷其一也。(四)下野國九郡之一。(五)居宅外之別一遊息地。(六)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唐法，仕於官者，十日一休沐，謂之旬休。(七)同屈。(八)淙然，水聲，言其聲如鳴琴然。王勃詩：「懸溜瀉鳴琴。」(九)水涌聲。(十)礫碗，衆石貌；嶽峯，山勢聳立貌；鷲，舉也，熊升鳥鷲，言石形奇異，如熊立鳥飛也。(十一)深也。(十二)平也。(十三)中空也。(十四)讀若漢，山側之厓，人可居者。(十五)深也。(十六)讀若森，繁盛貌。(十七)日本官署有宮內省，掌關於皇室之事務。(十八)意同別墅。(十九)漢書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詣，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注：「端，古端字也；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二十)輶，小車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傳，驛遞也；以輶車乘傳而行曰輶傳，出使之意也。(二十一)一宿爲舍，再宿爲信。(二十二)言在有形、無形之間。

### 三四

### 計甫草 ● 中州集序

汪琬 ●

信乎文之以好遊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集所

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嘆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遊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骼，往往雜出於頽垣、埜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者恆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入洛，遙望嵩山少室<sup>①</sup>、蘇門<sup>②</sup>之誓<sup>③</sup>、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清湍，綿亘而不絕；至於兔園、雁池<sup>④</sup>、銅臺<sup>⑤</sup>、紫陌<sup>⑥</sup>之旁，日落、風號，狐嘯而鷗嘯，雖欲問梁孝王<sup>⑦</sup>之驕侈，曹氏之雄豪意氣，而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峭而深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sup>⑧</sup>之徒，蕤<sup>⑨</sup>名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跡幾半天

下，而子美太白亦嘗敝屣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遊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遊，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况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爲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有以志吾媿也。

(一)名東，號改亭，吳江人，生於明季。清順治十四年，舉天鄉試，浪遊四方，所至交結賢士大夫，對客議論風發，時或憤激怒罵，人目爲狂。詩文縱橫跌宕，有奇氣。

(二)字若文，號鈍菴，晚居堯峯，因以自號，清長洲人。順治進士。累官刑部郎中，因事左遷，歷官皆有名績。康熙中，舉鴻博，授編修，與修明史。其文根柢六經，與魏禧、侯方域稱古文三家，而珣尤醇正。

(三)卽河南，以其居九州中央，故名。

(四)

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爲五嶽之一，山東謂太室，山西謂少室，以山有石室，故名，相去十七里而總名

爲嵩。(五)山名，在今河南汲縣西北，一名蘇嶺，太行支山也。(六)香巖，山險貌。(七)兔園，亦曰

梁苑，在河南商丘縣治東，漢梁孝王所築，中有百靈山、雁池、諸景。(八)卽銅雀臺，魏武帝所築，中懸

大銅雀，高一丈五尺，今臺已廢，故址在河南臨漳縣西南。(九)地名，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十)名

武，漢景帝同母弟，封於梁，好治宮室園苑，豪富一時。(十一)食酒之人，史記荆軻傳言軻遊於酒人

(十二)見前册筆耕說。(十三)同理。(十四)司馬遷年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

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語詳史記太史公自序。(十五)杜甫

嘗往來梓夔間，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李白旣致仕，卽浮遊四方。敝屣，讀若欬區，義同嶠嶇，

喻顛困也。荆湖，指湖南湖北也。

### 三五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 ● 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

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

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

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  
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  
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  
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  
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  
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  
可以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  
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  
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  
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  
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鑿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  
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

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達，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

(一) 灌水與下瀘水，皆在當時永州府城外。 (二) 唐順宗時，翰林學士王叔文交結天下名士，更與

羣小倚仗，謀領財柄，取兵權；及太子憲宗監國，尋誅死，宗元坐其黨，貶永州司馬。 (三) 齊桓公出獵，

入山谷中，見一老人，問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

(四) 辨爭貌。 (五) 語見論語雍也篇。 (六) 語見論語公冶長篇。寧武子，衛大夫，名俞，仕衛文公有

道之時，無事可見，及成公無道，則能周旋其間，不避艱險，以保其身而濟其君。 (七) 見論語爲政篇。

(八) 元氣也；一說，海上氣。 (九) 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見老子。

### 三六 把酒問月

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

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惟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一)謂天宮。(二)謂天空煙雲。(三)月光。(四)傅咸文：「月中何有，白兔搗藥。」(五)古仙

人。搜神記載夏時后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六)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 三七 王冕傳

宋 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

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吏，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

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生。北遊燕都，館祕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

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

非我，誰當爲妄哉！一 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 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做周禮● 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朗諷之；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 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喜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我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 一一如冕言。皇帝● 取婺州，● 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 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 見孟窳，● 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 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

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筴，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覈駕，不足  
以見其奇才，冕今類是夫。

(一)字元肅。(二)縣名，明清屬浙江紹興府，今屬浙江會稽道。(三)佛前所燃燈也，晝夜不滅，故

曰長明。(四)安陽，今縣名，明清爲河南彰德府治，今屬河南河北道。韓性，字明善，元紹興人，其先家

安陽；博綜羣書，於性理之說，尤能深造，爲文一主於理；卒，諡莊節先生。(五)紹興在隋至宋間，曾改

有越州之名。(六)著作郎，三國時魏所置官，屬中書，晉改屬秘書——見下(十一)——明始廢。孝

光字季和，元樂清人，少博學，志篤復古，順帝時，以秘書監著作郎召，其爲文一法於古人，不趨世尚。

(七)指江蘇一帶。(八)卽揚子江。(九)泛指蘇皖兩湖諸省。(十)卽今北京。(十一)漢置秘

書監之官，隋置秘書省，以監爲長官，少監次之，元則以秘書監爲官署之稱，卿爲長官，明廢。秦不花，元

伯牙吾台氏，字兼善，好讀書，能記問，曾入史館，與修遼金元三史。(十二)卽今浙江杭縣。(十三)

灤水以北地，卽今熱河特別區之熱河道。(十四)在江蘇銅山縣北。(十五)經部書之一，相傳爲

周公所作；內擬周室之官制，書成而未實行。（十六）伊尹呂尚。（十七）汝穎，二水名，皆出河南以

入淮，此則指其旁近各地。元末，妖人劉福通倡亂，反於潁州，立韓林兒爲帝，肆擾河南，羣雄繼起，遂亡

元祚。（十八）指明太祖。（十九）今浙江金華縣。（二十）謫議官而參贊軍事者。（二十一）當

濂少年受學於鄉貢進士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時。（二十二）案，古審字，其人詳。

（二十三）不詳其處。（二十四）要讀封上聲，與泛同，覆也，見第十九篇。

### 三八 病梅館記

龔自珍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殫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

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椽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

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一)里名，在江寧城內。(二)山名，在吳縣西南，漢有鄧尉者隱此，故名山多樹梅。(三)水名，在杭

縣靈隱山西北居民以樹梅爲業，樹多臨水。

### 三九 竹溪記

唐順之

予嘗遊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爲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

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

予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間竹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問謂予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蔚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予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

如花，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夫！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一) 字應德，明武進人。嘉靖中，會試第一。以郎中視師浙江，屢破倭寇，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於學無所不窺，爲文汪洋紆折，當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學者稱荆川先生。後追諡襄文。(二) 極遠邊地。

(三) 順之母任氏，其舅之名不詳。光祿，官名，卽光祿寺卿也。(四) 水名，在江蘇宜興縣南，以近荆

南山得名，源出蕪湖，入於太湖。(五)鬱盛貌。(六)柔弱貌。(七)擡舉獨出貌。(八)繁華也，言其異本富貴之家。(九)戛然自異貌。(十)言竹在江南爲賤物，然江南人固有貴之者，不必出江南之地始見珍貴也。

#### 四〇 畫竹歌

白居易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笋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婢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白，自言一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一

(一)名悅，官唐協律郎。善畫竹，名擅當時。

(二)同靡。

(三)簾寫竹十五竿贈居易。

(四)在浙江

杭縣之天竺峯，有上、中、下三寺。其地所產竹，可爲箸。

(五)湖南洞庭湖中有君山，山有湘妃廟。湘妃

爲舜二妃，相傳舜崩，二妃哭極哀，淚染竹成斑，名湘妃竹。

(六)言識別者不多也。

## 四一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而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韉、勒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二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三人，驢驅者四人，一

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焉，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踉者，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有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簿、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

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日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己，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一)獵犬。(二)羈絡，鞵也。(三)立也。(四)背倚。(五)偃息，寢臥也。(六)近火。(七)在

屋下。(八)挹酌，注灌也。(九)上下車也。(十)舉望也。(十一)動也。(十二)吹也。(十三)蹋也。

(十四)弓衣。(十五)篋，皆竹製，篋方而圓。(十六)三足曰錡，無足曰釜。(十七)貞

元十一年。(十八)字子重。(十九)古戲名，其局方二尺，中高如覆孟，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隱起。

(二十)愈家河陽，當時河南府也。(二十一)一作故。(二十二)一本無日字。(二十三)猶大畧。

## 四二 馮諼爲孟嘗君市義

戰國策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

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

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

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懦，愚

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

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

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

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

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

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

狗馬實外廡，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

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

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生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一)同嚼。(二)草，不精也，具饌具。(三)鉞，劍把也，長鉞歸來，言欲與俱去。(四)孟嘗君廚有三

等，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令比中客。(五)乘車之客。(六)舉也，擔也。(七)讀如工乎反。

(八)疏也。(九)管理財物之出納。會讀古外反。(十)同債，濟財也。(十一)本國名，今山東滕

縣西南有薛城，卽其故地，戰國時滅於齊，爲孟嘗君父田嬰封邑。(十二)書姓名於疏也。(十三)

謂國事。(十四)慣，亂也，言以憂思昏亂。(十五)本作憚，或謂當作懦，今從之，弱也。(十六)沒溺

也。(十七)言得罪於先生，自我啟之。(十八)言券盡合，乃來聽命。(十九)矯，託也，言託孟嘗君

命。(二十)行不留也。(二十一)猶下列。(二十二)拊循也。(二十三)本作「乃」，一本作「不」

今從之。(二十四)息也。(二十五)遣其就國而爲之辭。(二十六)原作正，今依別本改。

### 四三 雪遣

鈕琇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

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 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

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一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 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 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汗；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 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 乃命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屏屨之資，遣歸粵東。

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廬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僭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

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汙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

「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入驄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資，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

(一) 字玉樵，清吳江人。貢生。博雅多聞。曾於康熙中知高明縣。

(二) 海寧，今縣名，屬浙江錢塘道。培

繼多作繼佐，一字敬脩，號興齋，崇禎舉人。工書畫。莊氏史獄起——詳見下冊江浙兩大獄記——繼

佐列名參校中，幾陷大辟，六奇力爲奏辨，得免。(三) 枚狀如箸，橫銜口中，組繫其兩端，結項後，古行

軍禁聲之法，此言其向不言語也。(四)衣敝也；亦作襤褸。(五)在杭縣城內。(六)見第一冊夜

遊孤山記。(七)意謂讀書識字，故明禮義，不為豪奪強取之事，而致貧困。(八)今江蘇武進，春秋

時吳公子札居此，稱延陵季子，此言其姓。(九)古縣名，故城在今直隸完縣東南，漢高祖封陳平為

曲逆侯，平佐高祖，凡六出奇計而諸侯賓從，此言其名。(十)六奇，廣東豐順人，字鑑伯，別字葛如。既

遇查繼佐，歸事明桂王由榔，後降清。(十一)推食食之，解衣衣之；漢韓信嘗謂高祖待之厚，有解衣、

推食之恩。(十二)韓信，淮陰人。微時，貧不能治生，釣於城下，有漂母憐而飯之，信曰：「吾必有以重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貴，召母，賜以千金。(十三)

美酒名。(十四)鞋之絲作者曰履，麻作者曰屣，麤者謂之屨。(十五)本府名，屬廣東，今廢為潮安

縣。(十六)名明世，六奇之祖。(十七)驛使也。(十八)征明季諸不順者，如桂王等是。(十九)

語見漢書龔遂傳，猶言幼兒私竊兵器，戲弄池畔，謂小寇盜無足介意也。(二十)易乾卦九五為人

君之象，九五當陽，真主登位之意。(二十一)孟子梁惠王引書：「後我后，後來其蘇；後待也，后君

也，蘇，復生也，言夏桀之時，民苦於虐政，皆以湯為君而待其來，使已得復生也。(二十二)空白之割

救，得以便宜運用也。 (二十三) 籌畫謀略也。史記載張良語曰：「吾請借箸爲公籌之。」 (二十四)

謂有勇力，能扛鼎也。 (二十五) 六奇後累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卒，賜祭葬，諡順恪。 (二十六) 橫

木爲門，言其卑陋。詩陳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二十七) 梁武帝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

「蕭」字，後寺毀，惟此一字獨存；後沿用爲蕭條之義。古時貧士嘗讀書寺中，遂以蕭寺二字形容其苦

况。 (二十八) 開府謂開建府署，辟置僚屬，漢末，董卓張揚等以將軍開府，開府之名始此。循州，今廣

東龍川縣。 (二十九) 武職之卑者。 (三十) 卽大庾嶺，在江西大庾縣南，與廣東南雄分界，嶺路初

甚峻阻，唐張九齡闢新徑，兩壁峭立，中途坦平，上多植梅，故又名梅嶺。 (三十一) 水名，在三水縣北。

(三十二) 八驕卒駕馬前行，所以辟除行人也。 (三十三) 一縱一橫也，因以稱事之煩雜。

#### 四四 村居苦寒

白居易

八年 ● 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况彼無衣民。迴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猶苦辛。願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絕被，坐臥有餘

溫，幸免饑凍苦，又無墮畝勤；念彼深可媿，自問是何人！

(二)當爲唐憲宗元和八年。

現代初中教科書國文第五冊終

新學制初中級中學用  
現代初中教科書

新學制初中的特色，在混合教授，但師資難得，新近改組的各校，或仍有採用分科教授者。本館應此需要，另編現代初中教科書一套，分科較細，而仍注重於全體之聯絡，書名列下：

- |      |    |   |   |    |
|------|----|---|---|----|
| 本國史  | 二冊 | 化 | 學 | 二冊 |
| 世界史  | 二冊 | 算 | 術 | 二冊 |
| 本國地理 | 二冊 | 代 | 數 | 學  |
| 外國地理 | 二冊 | 幾 | 何 | 一冊 |
| 礦物學  | 一冊 | 三 | 角 | 術  |
| 動物學  | 一冊 | 國 | 文 | 六冊 |
| 植物學  | 一冊 | 英 | 文 | 三冊 |
| 生理衛生 | 一冊 | 英 | 文 | 法  |
| 物理學  | 二冊 | 英 | 文 | 法  |
|      |    |   |   | 二冊 |

元(1528)

Modern Textbook Series  
National Readers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回)現代初中教科書 國文六冊

(第五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莊

校訂者 朱任

經 鴻 岫 農 適  
王 任 朱 莊  
王 任 朱 莊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蕪湖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4c

80

(1233)

40210



30